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二十六回 劉豫恃寵張珠蓋 曹榮降賊獻黃河

詩曰：胡笳羯鼓透重關，千里紛騰起塞煙。揉掀風浪奸臣舌，斷送黃河反掌間。

晝暗狐狸誇得勢，天陰魍魎自持權。不圖百世流芳久，那愁遺臭萬千年。

卻說高宗黜退了張邦昌，命岳飛領兵一千，出城退賊。岳飛辭駕出朝，披掛上馬，帶著張保、王橫下教場來，挑選一千人馬，出城過了吊橋。湯懷、牛皋等看見，齊聲叫道：「岳大哥來了！」各人下馬問候：「大哥一向好麼？」岳飛大怒道：「誰是你們大哥！我奉聖旨，特來拿你等問罪！」眾人道：「不勞大哥拿得，我們自己綁了，但憑大哥見駕發落問罪罷了！」隨即各人自縛，三軍盡降，紮營在城外，候旨定奪。

先有探軍報至朝中，奏道：「岳飛出城，那一班人不戰而自綁。」不多時，岳飛來至午門，進朝上殿，奏道：「賊人盡綁在午門候旨。」高宗道：「將那一班人推上殿來，待朕親自觀看。」階下武士即去將八人推進午門，俯伏金階。湯懷奏道：「小人並非反叛。祇因同岳飛槍挑梁王，武場不第，回來又逢斗米珍珠，難以度日，暫為不肖。況中國一年無主，文武皆無處投奔，何況小人？今聞張大師陷害忠良，故此興兵前來相救。今見岳飛無事，俯首就擒。願聖上賜還岳飛官職，小人等情願斬首，以全大義。」高宗聞奏，下淚道：「真乃義士也！」傳旨放綁，俱封為副總制之職，封岳飛為副元帥之職，降兵盡數收用。眾皆謝恩而退。一面整頓人馬，調兵□萬，撥付糧草，候副元帥起身。岳飛等領了□萬人馬，辭駕出朝。大兵下來，不表。

再說大金四太子兀朮，領兵三□萬，直至黃河。這日小番過河探聽，回來報與兀朮知道：「這件東西，□分厲害！南蠻守住，擺著大炮在口，怎得過去？」兀朮心中好生憂悶。

再說山東劉豫，自從降金以來，官封魯王之職，好生威風！這日坐在船中，望見那船上旗幡光彩，劉豫問小番道：「為何我的船上旗幡如此，不見光彩？」那平章道：「這是北國親王，纔有此旗。」劉豫道：「就是那珍珠寶篆雲幡麼？」小番道：「正是珍珠寶篆雲幡。」劉豫想了一想，吩咐：「備一隻小快船來。」劉豫上了快船，竟往兀朮水寨而來。

平章報上兀朮船中道：「劉豫候旨。」兀朮道：「宣來。」劉豫上船，見了兀朮。兀朮道：「你來見某家，有何事故？」劉豫奏道：「多蒙狼主恩典，賜臣王位，但是沒有珍珠寶篆雲幡，顯顯威風！求狼主恩賜一幡，以免眾邦兵將欺臣。」兀朮大怒道：「你有何大功，連孤家的幡都要了？」劉豫奏道：「主公若賜了臣這面寶幡，黃河即刻可以渡得過去。」兀朮道：「既如此，也罷，就將寶幡賜與你罷！」劉豫謝恩，下了小船，回到自己船上，就將寶幡扯起。

不多時，祇見各處保駕大臣，認是兀朮出了水寨，齊上船來保駕。劉豫走出船頭，站著說道：「眾位大臣，這不是狼主的龍船，這寶幡是狼主賜與我的。」眾皆默然，放船來見兀朮，一齊啟奏道：「寶幡乃狼主旗號，為何賜與劉豫？」兀朮道：「劉豫要我賜他此幡，說是黃河立刻可渡，故此賜與他的。」眾平章纔知為此，各各散去，不表。

且說劉豫在船中思想：「威風是威風了，祇是這黃河怎生渡得過去？」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有了。」遂換了衣服，下了快船，叫軍士竟往對岸搖來。也是他的造化，遠遠望見兩淮節度使曹榮的旗號，劉豫便叫把船直搖到岸邊。早有兵丁問道：「何人的船？」劉豫道：「煩你通報元帥，說有一個姓劉名豫的，有機密事相商，在外等候。」軍士報進營中，曹榮想道：「劉豫親來，不知何事？」忙來到水口看時，果是劉豫。

劉豫忙上岸，深謝曹榮救命之恩，尚未答報，實為紀念。曹榮道：「親家在彼如何？」劉豫道：「在彼官封魯王之職，甚是榮耀。今日到來，相勸恩兄共至金國，同享榮華，不知可否？」曹榮道：「既是金國重賢，我就歸降便了。」劉豫道：「兄若肯去，王位包在弟身上。」曹榮道：「要去，祇在明晚，趁張所在於汴梁、岳飛入都未回，特獻黃河，以為進見之禮。」

劉豫別了曹榮，下船來至北岸見兀朮。兀朮宣進船中。劉豫奏道：「蒙狼主恩賜寶幡，臣特過黃河探聽。會著臣兒女家親家兩淮節度使曹榮，臣說狼主寬洪仁德，敬賢禮士，講了一番。那曹榮聽臣之言，約在明晚獻上黃河，歸順狼主。特來啟奏。」兀朮想道：「那曹榮被他一席話就說反了心，也是個奸臣。」乃向劉豫道：「你且回船，孤家明日去搶黃河便了。」劉豫領命而去。兀朮暗想：「康王用的俱是奸臣，求榮賣國之輩，如何保守得江山？」一面與軍師哈迷蚩商議發令，準備明日行事。

當日已過。到了次日，將至午後，兀朮慢慢發船而行。原叫劉豫引路而進，看看將至黃昏時分，引著兀朮的船，一齊攏岸。這邊曹榮在此等候，見兀朮上岸，跪著道：「臣曹榮接駕，願狼主千歲千歲！」哈迷蚩道：「主公可封他王位。」兀朮就封曹榮為趙王之職，曹榮謝了恩。兀朮吩咐牽馬過來，兀朮上馬，叫劉豫、曹榮在此料理船隻，自己提斧上前。那些各營聞得曹榮降了兀朮，俱各驚慌，各自逃生，不表。

話說吉青自從岳飛進京之後，一連幾日，果然不吃酒。那日兀朮因劉豫過河，差了一個該死的探子，領了兩三個人扮做漁人，過河來做細作，卻被岳飛營中軍士拿住。吉青拷問得實，解上大營。元帥大喜，拔了□壇酒、□隻羊來犒賞。吉青道：「元帥所賜，且開這一回戒，明日便不吃了。」當時一杯不罷，兩杯不休，正吃得大醉，還在那裡討酒吃。軍士來報道：「兀朮已經過河，將到營前了，快些走罷！」吉青道：「好胡說！大哥叫我守住河口，往那裡走？快取我的披掛過來，待我前去打戰！」

那吉青從來冒失，也不知金兵厲害，況又吃得大醉。家將捧過衣甲來，吉青裝束上馬，猶如風擺柳，好似竹搖頭，醉眼朦朧，提著狼牙棒，一路迎來，正遇著兀朮。兀朮看見他這般光景，說道：「是個醉漢，就砍了他，也是個酒鬼，叫他死不瞑目。」便叫：「南蠻，某家饑你去罷！等你酒醒了，再來打戰！」說罷，轉馬而去。吉青趕上道：「呔，狗奴！快些拿了頭來，就放你去！」舉起狼牙棒打來。兀朮大怒道：「這酒鬼自要送死，與我何幹。」撥轉馬頭，就是一斧。吉青舉棒來架，震得兩臂酸麻，叫聲：「不好！」把頭一低，霎的一聲響，那頭盔已經削下。吉青回馬就走，這八百兒郎是岳老爺挑選上的，那裡肯亂竄，都跟著逃走。兀朮拍馬追將下來，一連轉了幾個彎，不見了吉青。回看自己番兵都已落後，一個也不見，況且半夜三更，天色昏黑。正欲回馬，祇聽得吉青又在前面林子中轉出來，大罵：「兀朮！你此時走向那裡去？快拿頭來！」兀朮大怒道：「難道孤家怕了你不成？」拍馬追來。那吉青不敢迎戰，撥馬又走，引得兀朮心頭火起，匹馬單人，一直追了下來，有二□餘里，都是些小路，這吉青又不知那裡去了。

兀朮一人一馬，東轉西轉，尋路出來，天已大明，急急走出大路。但見有一村莊，樹木參天。莊上一簇人家，俱是竹籬茅舍，□分幽雅。兀朮下馬來，見一家人家，籬門半開，就將馬繫在門前樹上，走入中堂坐下，問道：「有人麼？」不多時，裡邊走出個白髮婆婆，手扶拐杖，問一聲：「是那個？」兀朮站起身來道：「老媽媽，我是來問路的。你家有漢子在家，可叫他出來。」老婆子道：「你為般打扮，是何等樣人？要往那裡去？」兀朮道：「我乃大金國殿下四太子。」那兀朮話尚未說完，那婆婆提起拐杖來，照頭便打。兀朮見他是個老婆子，況且是個婦人，卻不與他計較，便道：「老媽媽，你也好笑，為何打起某家來？也須說個明白！」那婆婆便哭將起來道：「老身八□多歲，祇得一個兒子，靠他養老送終，被你這個賊子斷送了性命，叫我孤單一人，無靠無依！今日見了殺子仇人，還要這老性命何用，不如拚了罷！」一面哭，又提起拐杖來亂打。兀朮道：「老媽媽，你且住手。你且說你兒子是那一個？或者不是我害他的，也要講個明白。」那婆婆打得沒氣力了，便道：「我的兒子叫做李若水，不是你這賊子害他的麼？」又嗚嗚咽咽，哭個不住。兀朮聽說是李若水的母親，也不覺傷感起來。

正說間，忽聽得門首人聲喧嘩，卻見哈軍師走進來道：「主公一夜不見，臣恐有失，帶領眾軍，那一處不尋到！若不是狼主的馬在門首，何由得知在這裡，請狼主快快回營，恐眾王爺等懸望。」兀朮便把追趕吉青、迷道至此的話，說了一遍。便指著李母道：「這就是若水李先兒的母親，快些來見了。」哈迷蚩上前見了禮。兀朮道：「這是我的軍師。你令郎盡忠而死，是他將骸骨收

好在那裡，我叫他取來還你，擇地安葬。」命取白銀五百，送與老太太，以作養膳之資。命取令旗一面，插在門首，禁約北邦人馬，不許進來騷擾。軍師領命，一一備辦。兀朮辭了李母出門上馬，軍師和眾軍士隨後取路回營，不表。

如今再講到那副元帥岳飛，領兵□萬前來，將近皇陵，岳元帥吩咐三軍悄悄紮下營盤，不要驚了先皇。岳爺來到陵上，朝見已畢，細看那四圍山勢，心下暗想：「好個所在！」便問軍士道：「這是甚麼山？」軍士稟道：「這叫做愛華山。」岳爺想道：「此山真好埋伏人馬！怎能夠引得番兵到此，殺他個片甲不留，方使他不致藐視中原！」一面打算，一面回到營中坐定。

且說那吉青當夜帶領了八百兒郎，敗陣下來。天色大明，將到皇陵，見前有營盤紮住，便問守營軍士道：「這是何人的營寨？」軍士問道：「是岳元帥的營盤。你是那裡人馬，問他怎的？」吉青道：「煩你通報，說吉青候令。」軍士進營稟道：「啟上帥爺，營門外有一吉青將軍要見。」岳爺道：「吉青此來，黃河定然失了！」遂令他進來。

吉青進營來，參見了岳爺。岳爺道：「你今此來，敢是黃河失了？必定是你酒醉，不聽吾言之故也。」吉青道：「不關我事，乃是兩淮節度使曹榮獻了的黃河。」岳爺道：「你為何弄得這般模樣？」吉青道：「末將與兀朮交戰，不道那個生番□分厲害，被他一斧砍去盔冠，幸虧不曾砍著頭。不然，性命都沒有了！」牛皋笑道：「我說蓬蓬松松，那裡走出這個海鬼來！」岳元帥道：「休得胡說！我如今就命你去引得兀朮到此，將功折罪。引不得兀朮到此，休來見我。」吉青領令，也不帶兵卒，獨自一個出營上馬，來尋兀朮。

正叫做：老虎口中挖脆骨，青龍項下探明珠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